

中国当代名家作品精选

仅有情爱是
不能结婚的

● 张欣 著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仅有情爱 是不能结婚的

张 欣 著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/张欣著. - 北京: 经济日报出版社,
1997.9

ISBN 7-80127-378-8

I. 仅… II. 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0002 号

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

作 者:	张 欣
责任编辑:	德 仁
责任校对:	留 实
出版发行:	经济日报出版社
地 址:	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7 号 (邮编 100746)
总 经 销: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	中国石油报印刷厂
规 格:	850×1168 毫米 1/32 16 印张
字 数:	370 千字
版 次:	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	ISBN 7-80127-378-8/I·18
印 数:	1—20000 册
定 价:	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盗印必究

目 录

绝非偶然.....	1
永远的徘徊	68
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.....	124
掘金时代.....	173
舞.....	227
冬至.....	267
亲情六处.....	311
非常夏天.....	361
一生何求.....	372
高山流水.....	388
雨季.....	397
致命的邂逅.....	404
访问城市.....	450
突如其来，突如其去.....	477

绝非偶然

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张嘴在说话，谭小姐刚刚离开办公室，我们就“过节”了，谁也不甘心当听众，个个口水多过茶水。

谭小姐芳名谭雪航，是我们公司经理。她属于女界中最常见的离异一族，独身带一个读初中的儿子若空。她不喜欢经理这个称谓，叫我们唤她小姐，我们当然唯命是从，因为我们金桥广告公司是独资、私营。

与所有的富婆一样，谭小姐刻板而讲究，对任何人都有一种本能的怀疑，当然也有着令你不容忽视的精明。她就住在八楼，而我们全部在七楼以下辛苦操作，却没有谁有幸一睹豪门。

她跟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最佳的距离。

所以我们怕她，她坐在我们业务部玻璃门内办公，照她的说法是抬头就能看到她的中坚力量，其实是我们无法脱离她的视野，有一种在监视器下工作的效果，虽然谭小姐一般不抬头。

她对时装的要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但是那些时装好像不喜欢她似的，穿在她身上总显得有些生分，而且高级的也变得不高级了，她当然绝对不能穿乞丐装。

她长得一点不美，但也不丑，有点怪罢了。

她说她上医院去，上帝保佑她病了。

连我们业务部主任、公司著名的“雅痞”先辈甘锦良都坐到办

公桌上去了，穿着帆船牌真皮鞋的脚一下一下晃着，他松开金利来领带，抽出一支健牌，用第五代防风打火机点上。

我邻桌是麦小姐麦星，她正低头试涂一支新买的唇膏，银灰色的。当她环视大伙的时候，我觉得她极像一个外国电视剧中的菲佣，而其他的人顿时就沉寂了，然后齐齐呆滞而又同情地望着她，这使她急忙抓了一张香纸巾捂住了嘴。

“还说是目前欧美最流行的……”她迅速地擦干净嘴，以便它腾出来抱怨。

“欧美还流行裸泳，你什么时候去，叫上我。”路易笑嘻嘻地说，他正在制造一堆纸条，大部分空白，只有两张分别写着“钱”和“力”，待会儿大伙准抓阄儿，然后由倒霉的人去买冰激凌。

看得出来麦星是真后悔了，她瞪了路易一眼，并且把唇膏掷在桌面上，“……广告上还说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嗯，这效果是令我意想不到……全体男士都傻眼了……”

“别生气，宝贝儿，”路易把装着纸条的小筐伸到每个人的面前任君选择，他走到麦星身边，“你就是作广告的，还不知道广告是怎么回事？广告无疑是聪明的，但是不笨的应该不是你！这点投资算不了什么，下回别那么心慈手软，像你拒绝我的诱惑那样。”

“还有什么下次，这支就 99 块钱……”麦星有气无力地拣了张纸条，可她甚至都没有心情打开。

路易做着眩晕状走开，嘴里叨叨着，“天呵，99 块钱！广告上就是说一涂上即刻变成费雯·丽我也不买！”

轮到甘锦良，他没有动筐里的纸条，而是掏出深棕色金利来钱包，扔进筐里 20 块钱。

甘锦良一身金利来，包括不少配件，像钱包、匙扣之类。出于职业习惯，我看到他就想起“丝绒代表温暖，圆圈代表关怀……”，挥之不去。

活动变得没有意义了，路易马上表示他愿意出力，转眼就不见

了。

和其他的人相比，我们四个人可能会在感情上稍微近一些：都是从公家单位跳槽而来，又都是大学毕业。

甘锦良的前身是大学教师，他从教育战线出走皆因害怕贫穷。有一回他孩子病了，必须马上手术，可他缴不起押金，（估计是一时凑不齐），他只好给医生跪下了。手术当然还是做了，孩子也没有因此丧生，顿悟的却是甘锦良：假如你因贫穷而冻死、饿死或者病死，那么连同你的知识就会一起消亡。

他常说，培根的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先决条件太多，比如知识碰到暴力、贫困就毫无招架之功，知识分子碰到秦始皇只能束手待坑，碰上灾年困世也只好当孔乙己了。

麦星的确是学工艺美术的，而且读完了研究生。她被分配在一家非常正规的报社画版面，整天计算稿件字数，搞得四则运算比老本行还精通，直到走，他们室主任都以为她是数学系毕业的。

在色彩搭配方面，麦星超人的在行，然而审美观上又过于的前卫，这表现在她什么都敢下剪子，牛仔裤变成毛边牛仔短裤，捆粽子一般的密条凉鞋几乎剪成了人字拖，毛衣她也照剪不误，高领下降到仅护酥胸……好在这些东西都属物美价廉一类。她最无视的就是名牌，她认为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名牌，所以她买 99 块钱一支的口红，烫 153 块钱一个的玉米头。

这时跑易用他的长腿顶开办公室的门，胸前一派花花绿绿的冷制品，他给大伙发冰砖，甘锦良照例不吃，麦星照例吃双份，左右开弓。我总觉得甘锦良心里是想吃的，他整整一夏仅靠贡品铁观音解暑，绝对是怕我们察觉他出身卑微。

路易又称路易十五，因为他实在有公子王孙般的潇洒。他毕业于中文系，从省文化厅分配到市文化局，从市文化局分配到戏研中心，从戏研中心分配到粤剧室。他是北京人，说话布满卷舌音。报到的第一天正碰上狂风暴雨，使他很觉人生坎坷，极有自杀的冲

动。

粤剧节中的某一天，他终于晕倒在中心剧场前四排的位置上。从此他面色苍白，厌食、盗汗、毫无道理地摇头晃脑，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例剧种过敏症的病人。

他唯有立志经商，闯荡世界。

谈我的篇幅可能会多一些。

从懂事起，我就希望自己叫雨宁或者佩珊，实在不行雯雯也凑合，结果比这糟十倍，我叫何丽英，很要命的名字，可见我父母年轻时品位有限，不但丽，而且英。

我是正宗学外贸的，也对口分在外贸公司，而且是进口部。但是公司绝对不用我：我是一个副经理介绍而来，他在公司派系斗争中惨败。

关系并不复杂，他是我父亲老战友的同事。公司要人，他不过做顺水人情，但议论落实到我头上，直讲到上床为止。

我曾为此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车晓铜若无其事，他一边连皮啃苹果一边说：“这话我不信就没有其它意义。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甚至没有跟我飞过一个媚眼，如何与别人成其好事？！若你有这番功夫，那我可太高兴了，因为我最先受益。”

我反骂他是花心萝卜。

晓铜确实常怨我刚强有余，柔弱不足。别的女人需要丈夫时时呵护，皮鞋被人踩了一脚，也要娇声莺语埋怨半个钟头，非要先生俯下身去伺候，然后抚住纤腰离去。我羡慕至极，因为自己做不来。性格所至，晓铜对我已无非分之想，如果大家一定要出演这类片断，彼此都会感到别扭。

他在省广告公司创作部当摄影师。

一个很怪的人，工作起来没日没夜、吃喝乱来，但是年年一丝不苟地订阅《群众防癌报》。

外贸公司不用我还不能看见我太清闲，常常把我借调到办公

室搞计划生育或人口普查，还有就是到血站去完成外贸系统年度的献血指标，他们两次首先把机会留给了我。

怎么想，也没有再呆下去的理由。

在报纸上发现金桥广告公司要人。“见工”的那一天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去好，太讲究，恐给人以勤于打扮疏于工作的印象，太随便，会不会有失贵公司体面？最后选中一件白衬衣、黑裤子、亨利·方达式的散装外套，黑色平底羊皮鞋，显得严谨而实干。

果然谭小姐一眼看中我，留我试用，半年后我成为她的正式雇员。

有朋友劝我何必这么轻易丢掉铁饭碗，再不顺，奖金待遇不能少你一分一毫，又不用担心老板炒你鲜鱿。

我但笑不语，实在烦了才回说，我既无忍功，又不想生癌，就只好离开。

在金桥业务部，我们四个人都不乏勾心斗角的经验，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：说白了是给资本家打工，毫无自身前途可言，人物关系一下子变得简单了。谭小姐也一再告诫大家，不必到她那里打别人的小报告，谁干活干得怎么样她心中自有一本帐。

谭小姐是本土生土长的资本家，她有幸跟我们在香港的总经理是同乡，被培养成可靠的接班人。她常用文革术语，却实施香港作息时间表，治理我们很得其门而入。

同行之间全无制约关系，相处起来尤其轻松。生死全凭谭小姐一句话，再笨也明白应该同仇敌忾对付她。

甘锦良叹息。

我们一边吃雪糕一边问他何事惊慌。

他说过两天他岳父从乡下来，他老婆指示他去接，并声称她老爸不能坐出租汽车，只能坐摩托车。

“我从来没听说过不能坐轿车的人能坐摩托车。”他很不满意地说。

“老人家都是很怪的，反正你有摩托车，把他接回来就是，只当是拉一截木桩。”我们纷纷出主意。

甘锦良的摩托车是带前挡板的豪华型大绵羊，他绝对不骑“雅马哈”125，免得被误认为是个体户跑运输的。

他说：“我拉他回来倒是不成问题，只是他信上说有很多行李，总不见得他坐摩托车，行李坐出租汽车……再说，谁来押车？”

“你太太喽！”大家异口同声。

“她说她要在家做饭，她老爸爱吃猪手姜醋蛋，煲起来很要功夫的……”

众人一哄而散，很觉他老婆刁钻。

“所以很麻烦。”甘锦良说。

“你搂住人家女儿睡觉时不见你说烦——”路易幸灾乐祸地拖着腔调，甘锦良有木讷后遗症，路易尤其愿意逗他，“别说坐你一程摩托车，就是叫你带上两只狗一只猫去接人，你还能有什么废话。”

我说：“不如当初不同意他来。”

路易说：“他有个屁发言权，在家只取‘臣，接旨’那个角儿。”

“出差去就好了。”甘锦良自语。

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谭小姐匆匆地走进来，直奔她的玻璃门内。

我们定格。她说她不返回的呀，直接去请一个客户吃饭。到底是真忘了东西，还是叫我们充分暴露？

甘锦良吓得钻到洗手间去了，好叫谭小姐眼不见心不烦；麦星埋头画面设计，故作认真的表情配上嘴角的一抹奶油冰砖的残汁，有些滑稽；路易把圆珠笔夹在耳后，两眼直盯着天花板，在考虑广告用语或影视广告的脚本创作……办公室里只剩下单调的杯瓶相撞的声音，那是阿恰手忙脚乱地给谭小姐冲咖啡。

我历来主张领导在和领导不在时工作一个样，但现在看来很难做到，我的写字台上积案如山，所有的广告计划书、市场调查问

卷、消费者调查统计、流通渠道分析报告等等一系列业务统统堆在我头上，还不算谭小姐即兴派我去干的事。回家跟车晓铜诉苦，他说这是他们国营单位三个部门七八个工作人员经管的活儿，为此我专门翻阅了《资本论》有关剩余价值的章节，深感马克思他老人家之伟大。偶尔，也会怀念在外贸公司时的清闲日子。

我拿出“万达”旅游鞋的广告计划进行核对，像这样合资厂的产品，谭小姐不会允许它广告出笼的周期拖得太长，等到她问起来就很被动了。

我当然也是全神贯注的样子。

仿佛谭小姐故意等我们调整好了之后才走出来，挥手挡住了阿恰递上来的热咖啡，径直来到我的写字台前：

“何小姐，我们准备承接绮丽公司的全部女用产品广告，他们每年的广告费用相当可观，我们要死死地抓住他们。这是意向书。”

我站起来双手接过意向书，脸上陪着笑，发现意向书上还附着一张女人照片。

照片上的女人略微有一点模糊，但绝不妨碍你断定她是一个美女。宽宽松松的上衣、长裤，显然都是从男装中化出，配上她清瘦的身材，展现出无比的舒坦、轻俏，她随意地将双手插入裤兜，秀目顾盼自如，比起那些清一色烟视媚行的香艳女孩，多出一份洒脱与浪漫。照片用的是自然光，又以自然环境为背景，人物神情又如此自然，很有那么一点“抓拍派”的韵味。

谭小姐指着照片说：“绮丽公司总经理一定要她来做广告，首次推出的产品是绮丽牌长统丝袜。”

绮丽不愧是新加坡久负盛名的大公司，独具慧眼，这女孩身上蕴含着难得的名模风范。

我迅速地拿出备忘录：“她的名字？地址或者电话？”

“那得问你。”谭小姐的食指和拇指在照片上用力弹了一下，

“关于她，我们只有这张照片。”

“那这张照片是哪来的？”

“从一个星探手里买来的，他手里大把做明星梦的女孩照片，简直能当扑克打。”

这就意味着我将怀揣这帧玉照四处奔走，访亲问友，一百次一千次地拿出来让人们仔细辨认，他们一定认为是公安局的便衣在调查凶杀案。

换在国营单位，我准得质问前来谈这事的处长或科长，我们是广告公司还是联邦调查局？！

在金桥，我们已养成习惯，不说半字。

也从不指望着有谁会来同情你或帮你一把，大伙都被活儿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省广告公司分设的出口部、进口部、内企部、媒介部、创作部、市场调查部等等，到了我们这儿集大成，拨来拨去就是这几瓣蒜。榨干了算数。

谭小姐再度离开了办公室，这回她真的是去医院，因为她手里拿着刚刚翻出来的病历。对我们刚才无法无天的一幕，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这很是她的长处和精明所在。

阿恰去敲洗手间的门。

路易问甘锦良：“你到底是怕老婆还是怕谭小姐？”

“雅痞”先辈说，作为一个女上司的下属、某女孩的爸爸、黄脸婆的丈夫，假如他家即将到来的客人不是岳父而是丈母娘，的确很难讲他到底更怕谁。

不过他又补充说，当然他最怕的还是穷，所以上述的这些怕都在容忍之列。

我很欣赏甘锦良的率真，不过对于《雅痞手册》上所说的“追求权势、金钱，不惜以个人生活或社会良心为代价”这一条难以认同。但愿甘锦良仅是单纯的“力争上游的好青年。”

整整一周，我都往返、逗留于各大宾馆的高级餐厅和酒吧之间。要知道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这类设施可以说星罗棋布，而其中的主管大都是网罗美女的高手。

我还去了市里所有的歌舞团、最时髦的舞蹈学校的现代舞班，以及电影厂的演员剧团和名噪一时的“扑通一百”歌舞厅。

结果一无所获。别说下落，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个女孩。

今晚我决定哪儿也不去，好好冲个澡，在家散淡一下。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家电视是十八寸的还是二十寸的了。

让谭小姐的雄图大略见他妈的鬼去吧！她整天坐在海鲜楼的冷气里一边吃竹节虾一边跟人谈生意，我却没日没夜地挤在臭烘烘的公共汽车上用太阳牌锅巴充饥，还去当什么私人侦探，简直莫名其妙！

我告诫自己，金桥在香港的总经理傅逸泉是谭小姐的干爹，可他们俩都是我的老板，我犯不着用认真负责的精神去给资本家打工，他们又不是我的干妈干爷爷。

刚戴上浴帽，就看见车晓铜也从外面回来了，如果不是胸前挂着三四个照相机，他看上去也就是一条病狗。我有气无力地冲他嗯了一声。

“今晚吃什么？我饿疯了！中午就吃了包方便面。”他累瘫在沙发上，半闭着眼睛。

“那就不错了，我中午忙得什么也没吃，只当减肥了。”我边说边找出要换的胸衣和短裤。

他挣扎地起身打开冰箱：“还有点剩饭，咱们呆会儿开个鱼罐头。”

我不满意地说：“连根青菜都没有！”

“冲两杯果珍，保证全天的维生素C超标。”

“我们就不能到外面去吃一顿吗？”

“下馆子？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？”他的小眼睛迅速地亮了一下，很快想起我们是冬季结婚的。

“在一个普通的日子就不能享受人生吗？你也太不浪漫了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是很想浪漫，不过上帝十分公平，它总是让不浪漫的人很有钱，让浪漫的人是穷光蛋，比如我。”

“你穷吗？你不过是处心积虑地要在家里搞一间摄影工作室，所以才让我跟你一块过紧日子！”

“你后悔了？！”

“我后悔当初让你管钱！”我砰地一声关上浴室的门。

哪个女人像我？！又不管钱又不存私房，我越想自己越纯朴，也越来越气。

镜子里呈现出我青黄的脸，别提多憔悴了，再这么奔波下去，仅有的一点姿色也得烟消云散。我脱掉T恤，整个儿一个排骨司令。

一边冲着澡一边想，当初离开外贸公司到底是争了一口气，还是被他们给挤出来了？！

现在是不受气了，可是心里空落落的没有支撑物。

晓铜在外面插门，我没好气地喝一声：“干、嘛？！”

他兴奋地大叫：“冯剪剪在哪儿？你是在哪儿找到她的？她已经答应跟你们合作了吗？”

神经病！什么冯剪剪？！自从晓铜进了省广告公司，感兴趣的女孩全是什么毕姗姗，史玲玲，他能拍出万宝路的世界那样的广告吗？马背上的牛仔不是让女人而是让男人怦然心动！

走出浴室，看见晓铜拿着那张被我揉皱的照片翻过来倒过去地看。

我做浴后事宜，他一直追逼我：“把她让给我！”

“不行！”我斩钉截铁，“她将给我们做绮丽牌长统丝袜的广

告。”

“简直是浪费人材，你把她让给我，我准能出大名！”

“那我怎么向老板交差？！再说，梦里寻她千百度，容易吗？！这是有额外奖金的！”

晓铜痛心疾首：“我是为了事业，可你不过是为了钱！”

“不过是为了钱？！我觉得钱本身就很深刻！”

“丽英丽英，我请你吃饭！”

我用伊丽莎白女王的语气说：“她对你这么重要吗？”

“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！你知道，女性一直是时装摄影的中心，但是摄影家只是把她们当作美和欲望的化身！到了本世纪四五十年代，出现了弗里塞尔和沃尔夫，由于她们本身就是女性，所以把时装摄影引到了另一个方向……”

“我很饿，不想听时装摄影史。”我冷冷地打断他。

“好好好，我们现在就出门，你点菜！总之，我一定能拍出令广告界叹为观止的照片，届时不会有人问这个女孩子是谁，而是到处打听是谁给她拍的！绝对是这个局面！我需要一个载体，载体你懂吗？！见到她的那一天我怦然心动，我知道我要找的就是她！”他挥舞着那张照片。

“你发现史玲玲的时候，好像也说过这番话。”

“你要允许并且习惯你的丈夫失败，你们女人总是以成败论英雄！”

“有时候成败是可以论英雄的。”

“我说不过你。走吧，看看四菜一汤能不能堵住你的嘴！”

“这可是中央检查团来人的标准，你不心痛？！”

“不，自从提倡廉政建设以来，他们一般不点虾。”

我们去了“食为先”餐馆，这家餐馆的规模不大，但被经营得风生水起。店中央放着各式各样的铁笼和大型鱼缸，里面装着飞禽

走兽、生猛海鲜，以我贫乏的动物常识，根本叫不全它们的学名。

我只知道假如保护动物协会的人路过这里，非得冲进来砸店、吊打厨师、杀了总经理然后抱着那些珍禽嚎啕大哭。

屡禁不止的一半原因来自于我们这些食客，尽管我们吃不起黄精和果子狸。

我点了例汤、郊菜、豆腐、肚丝和清蒸鲩鱼。

再家常不过，车晓铜十分满意。

“说说看，你是在哪儿找到了她？”他依旧很兴奋。

我不动声色：“你不是说你见过她了吗？”

“对呀，极富传奇色彩。半个多月以前，我们以可观的报酬招临时模特，想不到来应试的人很多，队伍越排越长，我当时在给诸位佳丽试镜，累得满头大汗。突然，我听见‘哎呀’一声，原来是一个匆匆赶来应试的女孩儿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。我就是这样发现她的，她跌倒的那一刹那，裙子翻飞，姿势很美，很不造作。”

“你是说她是有计划地摔跤，为了引起你们的特别关注？！就算是这样，她也并非始作俑者。”我淡然地说。

“关键她不是！后来她被人扶起，说是去了洗手间，可她再也没出现。”

“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传奇性。”

“还没完呢，有一天在电视新闻里，看到电视台举办的广告模特新星大赛，她在镜头里晃了一下！第二天我就去了电视台，通过熟人调看了全部录像，发现她已经进入决赛，非常不容易，五千个中间挑三十个，可她突然无声无息地退出了比赛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她的参赛号码是119号，你看跟火警一个号，根据号码查到她填的表格，上面只写了她的名字，其它地方全部空白。”

“她这是在制造传奇性，不想出名，何必去参加新星大赛？！她很聪明，懂得要想不被埋没，必须棋高一着。”

“就算是这样，我很希望你告诉我她如何平凡！该你发言了，

宝贝儿。”他两眼紧盯着我，仿佛多吃了果子狸，冒出绿光。

我怎么说？如果实说，车晓铜非把桌子掀了不可。

我说：“她很有气质，这是没有问题的……不过她挺古怪，喜欢标新立异……”我思索着，看见晓铜频频点头，只好强迫自己按他刚才提供的线索编下去，“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太安分了，显然就没有灵气。事实上……冯剪剪看上去非常自信，有一种女性独立的、自我满足的神态……”

晓铜认真地思索着：“可你还没告诉我她到底是哪儿的？是在工作还是在读书？”

我一愣，读书二字很提醒我感到冯剪剪可能是个尚未涉足社会的大学生，我想起照片上那双眼睛，还没有被尘世所染。加上晓铜对她的追述，说明她并不够成熟练达。

我正在考虑搪塞的词，晓铜突然对来上菜的侍者惊叫起来：“这是什么菜？我们根本没点这个！”

考究的盘内几团黑呼呼的东西，像熊粪。

侍者悠悠地说：“驼蹄，骆驼的蹄子。”

我惊得站起，晓铜身上最多 70 块钱，这一蹄子踢过来，那就得把我押在这儿喝茶，晓铜回家取钱。

我几乎指天发誓我们没要过这道菜。

侍者说，是的，你们没有要这菜，是二号桌的一位先生给你们要的，帐记在他的菜单上。

我根本不相信，这不可能，我连替我付酒钱付咖啡钱的白马王子都没碰到过，怎么会有人赠送给我骆驼的蹄子？一定是搞错了！

我对半张着嘴的晓铜说：“别动这菜！！”然后才随着侍者的指点，望到二号桌上。

甘锦良正慈祥地看着我，碰上我的目光，他挥挥手，以镇定我的情绪。那样子真可爱，怪不得阿怡和麦星都喜欢他。

他那边一大桌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我有幸一睹他老婆的芳容，